

把脉国产剧

因为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医护人员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凡人英雄。一批医疗剧随之受到关注，也引发思考——

国产剧如何更好地讲述白衣天使的故事？

付李琢

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搏斗的这场战斗中，一线医护人员的身影和事迹感动了无数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医疗题材的国产剧再度受到关注，也引发了许多人的思考：国产剧如何更好地讲述白衣天使的故事？

医疗剧是近些年来电视荧屏上惹人注目的国产剧类型之一。其发展离不开欧美剧的影响：《急诊室故事》《豪斯医生》《实习医生格蕾》等剧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白色风潮，俘获大量观众的同时，建立起医疗剧类型的基本叙事方法，其中“Professional+Personal”模式、医生的长线情节穿插患者的短线情节的叙述结构都被国产医疗剧袭卷下来。日剧也推动了国产医疗剧的发展，《白色巨塔》是日本医疗剧的经典之作，其对社会现实的开掘与对人性真相的揭示，更有东方细腻含蓄之美。

叙述语言渐趋稳定 但缘何经典作品仍然稀缺？

在对外来类型的继承与创新中，当下的国产医疗剧展现出几个典型特点：

其一，医患关系成为叙述的重点。就医疗题材而言，人物关系无非在于医护人员之间、医护病患之间，前者连接长线情节，后者多归于短线情节。不过，国产医疗剧的医患关系独具中国特色，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心术》第一集中，谷医生为抢救病人没有等家属签字，结果出现意外被家属投诉，最终失去了行医资格。《急诊科医生》中，甚至出现了医生被人抹了脖子的情节。讽刺的是，这一当初被观众批评不现实的情节却在真正的现实上演了。医患关系不仅是医疗题材的题中之义，更是当今社会的焦点话题，触动着大众的神经，因此成为医疗剧中绕不开的情节。几乎所有医疗剧都涉及医患纠纷，然而，作品大多将责任放在在无理取闹甚至精神失常的病患及家属身上，普遍性的问题被特例化了，反而难以揭示其中更深刻的矛盾。

其二，情感关系成为主要情节。

所谓“Professional+Personal”模式，其核心就是医学专业内容与人物情感生活之间的平衡。现阶段，对情感关系过度渲染，对专业内容蜻蜓点水，是国产医疗剧的通病。比如《心术》被称为披着医疗剧外衣的都市言情剧，《长大》则是非常典型的青春偶像剧。创作者们把矛盾焦点放在了医生护士的感情纠葛上，而非如何克服困难、战胜病魔上，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医疗剧的专业性大为不足。

其三，“权斗”成为一大副线。日剧《白色巨塔》成功地把医学界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摆上了台面，此后的医院里的权力斗争成为了医疗剧里必不可少的桥段。本该是圣洁“白色”的医院，成了等级森严的权力“巨塔”。《外科风云》的故事中权斗占据绝大部分，因为是正午阳光出品，观众戏称之为“医院版”《琅琊榜》。权斗情节是对医疗剧叙事的补充，但也要贴合现实情况，避免过度渲染。

总体而言，医疗剧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与摸索，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类型叙事语言。但国产医疗剧起步晚，加上题材的专业性、国内医疗行业的复杂性给创作增添了难度，还欠缺真正社会效益与艺术价值俱佳的经典作品。

医疗纪录片屡出佳作 国产剧能够从中学到什么？

其实，医疗剧在刻画人物、挖掘主题深度上有着独特的优势。医院汇集了社会各类人员，是各种人生故事上演的舞台，这本身即为创作者编织情节提供了便利。医疗剧触及的是生与死的问题，这既是哲学家追问的终极命题，也是艺术作品所能触及的最深沉的主题。优秀的医疗剧作品，应该在这一问题上有所涉及，引发观众的思考与感悟。

近两年，国产医疗剧稍显沉寂的同



▲国产医疗剧要找回最初的魅力，须增加对诊疗过程的描写，体现医生战胜疾病的困难与曲折，尤其对医生的医术有所刻画。图为国产医疗剧《急诊科医生》

时，医疗题材纪录片却屡有佳作出现。《急诊室故事》《人间世》《中国医生》几部作品豆瓣评分都超过了9分，远超国产医疗剧。可见，并非中国医疗题材产生不了好作品，而是国产医疗剧找错了方向。那么，对医疗剧的创作生产与审美价值，我们应有什么样的期待？

首先，增强医疗剧的专业性。医疗剧可以起到科普教育的目的，据报道，美国一位10岁的小女孩通过从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里学到的心肺复苏术挽救了自己母亲的生命。向大众普及医疗知识，是医疗剧不可忽视的功能，必须保证其专业性。很多国产医疗剧在播出前都会大加宣传其前期准备工作，但观众依然在剧情中发现专业性错误：《心术》把MRI片子错当成脑部CT，《青年医生》为病人注射9%生理盐水，抽取病人200cc验血，《外科风云》没戴手套就直接触碰无菌服等等，都程度不同地暴露了专业性的硬伤。

医疗剧诞生之初，最核心的情节冲突就是医生用先进的医疗手段、高超的医术战胜各种的疾病，挽救病人的生命。人类战胜病魔是基本的情节模式，附着之上的才

是情感、人性以及社会问题。观众最初对医疗剧的期待视野是拗口的医学术语、离奇的疑难杂症、惊心动魄的手术过程，而不是家长里短与男女儿女。因此，国产医疗剧要找回最初的魅力，须增加对诊疗过程的描写，体现医生战胜疾病的困难与曲折，尤其对医生的医术有所刻画。最近热播的海外剧《良医》中，主人公墨菲几乎每集都会遇到一个疑难杂症，他每次都会凭借过人的天赋化解难题，观众也随着情节体验战胜病魔的喜悦。

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要塑造富有深度、层次感的人物。好的人物是复杂对人物，人性并非非善即恶，优秀作品应对人物的内心做深入开掘，表现出人性的多面。但国产医疗剧常见的问题就是对医疗工作者形象的刻画过于简单：在《心术》中，患者没钱治病，医生们集体为他捐款；《急诊科医生》中，女主角遇到没有钱的病人就自掏腰包，还带头捐款成立基金会专门帮助患者。当然，现实中的确有这种情况，但若每个患者都要医生捐款，那医院如何维持下去？刻意拔高医生形象反而造成人物失真、情节不可信。

在塑造圆形人物的基础上，医疗剧更高的标准是刻画英雄主义的人物弧光。时代需要英雄，人民也需要英雄。英雄是不畏艰险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是牺牲自己利益挽救他人的人。对医疗剧叙事而言，人物面对生死抉择时最能展现出人物弧光：面对自己职业前途和患者性命的困境时该如何选择？只有一个肾源，先救自己孩子还是坚守原则？病毒肆虐时，敢不敢堵枪眼的人，把病毒和自己关到一起？塑造“逆行者”式的医护人员英雄形象，是对医疗剧人物塑造的最高期待。

最后，医疗剧应体现出现实的复杂与深刻性。《心术》中有一场戏是全体医生开会讨论一个病人是否值得手术，因为即便成功他也因骨痛时日无多，这里就引出了生命价值的命题。然而，问题多其它医疗剧一样，并未在这一问题上做多探讨。在这一点上国产纪录片值得学习，在《中国医生》的一集中，烧伤科医生徐晔收治一位重度烧伤病人，高昂的费用成为难题，徐晔代表科室向医院申请到了基金得以继续治疗病人，但最终病人家属选择了放弃，由此留给了观众足够的认知和思考空间。

对于医患关系，国产医疗剧大多会塑造一个蛮不讲理的患者甚至医闹，但现实的逻辑并非如此简单。在《中国医生》《人间世》等纪录片中我们看到，患者中还是通情达理者更多，但面对专业难懂的医疗术语、病不等人的焦急、不签字就无法手术的形势，患者难免会产生冲动的情绪。而医生也同面临困难的处境，为了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能够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术前谈话进行录音、录像成了常事。其实把医患问题的责任推到任何一方都是简单粗暴的，如果医疗剧能够充分建立起冲突双方各自的合理性，才能真正揭示出矛盾中的现实真相并有助于现实问题的真正解决。

总的来说，虽然国产医疗剧普遍关注度较高，但从数量来看还是绝对的少数。医疗剧创作难度大，但能达到的主题深度与现实力度也是其他题材难以超越的。在医疗卫生事业更受关注的当下，我们有理由期待医疗剧进入精品化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青年教师)

纪念周信芳诞辰125周年

他让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现当代获得了新的表达

重新认识周信芳

傅谨

2020年1月适逢京剧表演艺术家大师周信芳诞辰125周年，由上海京剧院、周信芳艺术研究会携手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周信芳全集》全部出齐。这部多达24卷的“全集”，包括剧本、文论、曲谱、演剧广告、佚文、图像等六个分卷，全面收录周信芳一生的文化遗存，其中的文论2卷和佚文4卷，是周信芳最重要的文字留存。

如果不是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周信芳的话题极有可能重新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在京剧界，周信芳可能是除梅兰芳外留下文字最多的艺术家。梅、周都是既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又有作为现当代中国传统艺术代言人的自觉，尽管他们最主要的成就并不在写了多少文章，作为表演艺术家他们留下的表演艺术遗产才是其主要精华，但通过他们留存的诸多文字，我们的确还可以看到更立体和丰满的梅、周。

周信芳的艺术表达 带有鲜明的“海派”特点

纪念周信芳诞辰125周年，首先应该将周信芳放到京剧乃至现当代中国社会与文艺发展的大背景下，给予他尽可能准确的文化定位。无论是从周信芳的表演艺术成就看，还是从《周信芳全集》的内容看，我们对周信芳的认识与理解，都还有许多的提升空间。

周信芳是上海近代以来取得的文化成就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尤其是在舞

台艺术领域，他的艺术代表了上海对中国文化最杰出的贡献。近代以来，上海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尤其是在现代文明形态影响下，上海形成高度成熟的城市商业剧场模式，重塑了中国演艺市场，并使之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话剧、电影、音乐(包括流行音乐和交响乐)、舞蹈(包括舞剧和交谊舞)等几乎所有与表演艺术相关的领域，上海都在这些新兴文艺样式的引进与发展进程中起着引领作用；在新闻出版与传播方面，上海同样一枝独秀。这些改变了中华文化格局的新态势，奠定了近代以来上海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的重要地位。周信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既是这一时代潮流的果，亦同时是其因。

换言之，周信芳是在近代上海高度商业化的都市剧场艺术背景下产生的，他的艺术声誉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海高度发育的商业演剧市场，同时他精湛且深受观众喜爱的表演艺术，又是激发演剧业乃至整个表演艺术领域竞争发展的引擎。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整个40年代的十多年里，他简直就是上海剧场的票房风向标，保持着极好的商业纪录；20世纪50年代之后，他同样有很高的艺术地位。

周信芳既然是在“海派文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的艺术表达就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海派”特点，然而上海在任何时期都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孤立体，中华文化那些历史形成的普遍性美学追求，同样影响与制约着“海派”的代表人

物。周信芳的京剧表演艺术是这样的对立统一体。他的身段与演唱趋于两个极端，就身体的表达而言，以我所见的包括《斩经堂》在内的有限视觉资料看，他的做工确实是过于繁复了，这或许正是过度追求感官刺激的“海派”风格的体现，但他通过他的唱腔与之形成强烈的互补，以唱腔上有意识的“不足”，完全中和了身段上的“多余”。周信芳在唱腔上的鲜明特点，部分是为了弥补嗓音条件所限且音色偏于枯涩之短，若论追求华彩润腔显然非其所长，因此他独辟蹊径，改而朝着唱腔上极简化的方向，找到了一种既新颖又传统的演唱方法。他几乎不用任何拖腔，也并不刻意地强调京剧老生特有的“挂味”，他的唱腔几乎达到有字无腔的程度，不仅暗合古人所谓北剧“字多腔少”的取向，更因其字字都直接落到音上，不事修饰，有如国画“干笔渴墨”的意境，正所谓“干笔皴擦，钩勒松秀”，别有一番苍凉雄浑、遒劲刚烈的内在力度。这种艺术风格虽然缘于他个人特殊机遇，既是古人所谓“大音希声”的形象化体现，更内在的承接着从屈原、杜甫到谭鑫培的沉郁顿挫的文化传统，是古典文化极具现代性的回声。

因此，尽管当我们把周信芳看成是近代以来形成的“海派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并无不当，但是始终需要注意，这样的表述必须以对“海派”新的文化阐释为前提。人类文化史上多有像“印象派”“荒诞派”等在使用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语意的例子，我们只有成功地置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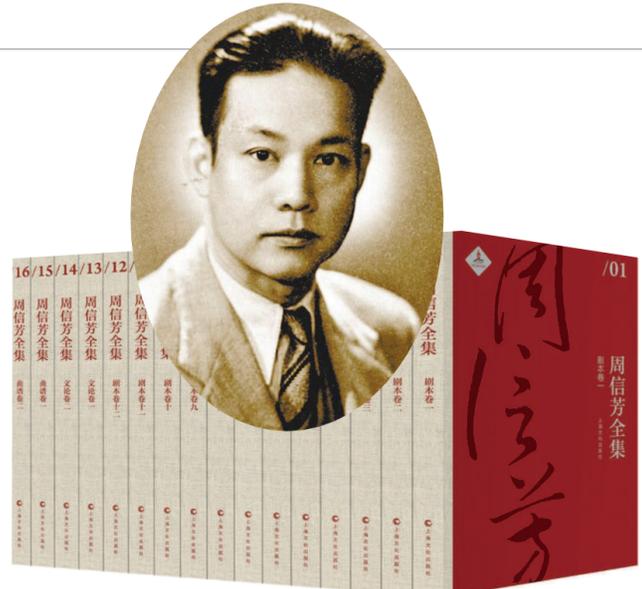
了“海派”的语意，才可以这样表述周信芳的艺术。

实际上周信芳在京剧表演方面的追求，既有早期“海派”文化所暗含的如同快餐文化那种主要诉诸于感官快乐的特点，又有他对即时的商业趣味的努力超越，因此他的艺术，并不能仅仅局限于“海派”文化的范畴内阐释，他有远远超越“海派”或者“南派京剧”的价值。周信芳不仅是当时所谓“南派京剧”的代表，在整个京剧领域，他都是谭鑫培之后京剧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在杨小楼、余叔岩相继故去之后，周信芳无疑是执京剧生行之牛耳的大师。如果要冒昧地以同时代其他生行代表人物如谭富英、马连良相比较，周信芳在京剧声乐艺术方面的成就，实际上是要略胜一筹的。他才是谭鑫培的艺术精神最好的传人。他的高度就是一个时代京剧的高度，而不止是“南派京剧”的高度。而且，由于京剧在戏曲领域、在现当代中国传统艺术领域的代表性，说周信芳代表了一个时代中国传统艺术的高度亦无可。

周信芳和梅兰芳恰好代表了“崇高”和“优美”这两种美学取向

周信芳更不止于创造了以他个人的艺术风格著称的“麒派”艺术。

一般情况下，当我们说某个戏曲表演艺术家形成了可称为“流派”的鲜明的个人风格时，都代表了对这位艺术家



▲《周信芳全集》前16卷 上海文化出版社

成就很高的评价，但是这样的评价用在周信芳身上就有些不够。京剧现代历史上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既有我们熟知的“四大名旦”，还有人们所说的前后“四大须生”，他们无不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表演艺术风格，因而可称为“流派创始人”；不仅京剧如此，越剧“十姐妹”和其他地方戏形成的众多流派也不例外。

但戏曲界这些皆可称之为“流派创始人”的艺术家，各自的艺术成就实有天壤之别。如果说某些表演艺术家最主要的成就与影响，就是创造了他为观众所认同的鲜明的个人风格(因此可以某“派”名之)的话，周信芳的成就与影响就要远远超出这样的程度。我们对周信芳的认识与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说他是“麒派”创始人，必须看到他对于现当代中国的重大艺术与文化贡献，他的影响力和代表性，远远超出了他的个人风格的体现，早就不足以用所谓“南派京剧”代表之说，更不只是“麒派”创始人。

周信芳的京剧表演艺术既独树一帜，又符合京剧表演的美学规范，他让

传统文化精神在现当代获得了新的表达。我们要把周信芳的艺术贡献与成就放到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中认识和评价。其实，近年里国家数次高规格地举办梅、周纪念活动并非偶然，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同庚，更是由于他们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京剧乃至所有民族化的表演艺术的两大代表与象征。中国美学向来有阳刚和阴柔的两分法，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伯克将美分为“崇高”和“优美”两大类型，更贴近审美经验的实际。假如我们可以用崇高和优美这两个最重要的美学范畴评价近现代以来的京剧，周信芳和梅兰芳恰好代表了这两种美学取向。而假如从先秦以来中华美学与艺术发展的整体取向看，周信芳的艺术追求才是中华美学正声的深刻体现。而通过对周信芳的艺术与文化遗产的不断解读，相信我们会更有更丰富的收获，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周信芳的意义之所在，它必将有助于当代京剧乃至当代戏曲和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教授)